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与英雄同行

——读弓艳长篇报告文学《决战江城》有感

◎徐贵祥

阅读弓艳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决战江城——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抗疫纪实》，不禁心潮起伏。跟随弓艳的文字，我仿佛来到那座阴云笼罩的江城，走进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2020年初，除夕之夜，解放军第一批三支医疗队分别从上海、重庆、西安出发，那些坚毅清澈的眼神，照亮了武汉的大街小巷，照亮了这个特殊的时刻，照亮了人民的心房。

解放军来了，让中国和世界人民再一次看到了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看到了战胜病毒的希望，增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解放军来了，标志着抗击疫情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一刻起，尽管“战斗”远远没有结束，但是结局已经注定了。解放军来了，第一批先头部队到达后，接踵而来的还有第二批、第三批……这背后，有太多牵动人心的故事。可以说，部队的医疗队员们每个人的经历、遭遇、情感、命运，本身就是一本厚厚的书。然而在抗疫的危急进程中，个人的情感经历往往有很多

是被忽略的。幸运的是，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军旅女作家弓艳。17年前，她曾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连续工作了两个多月，参与救治了近百名非典患者，并以亲历者身份写出了反映抗击非典的长篇小说《非常禁区》等多部作品。这次，在武汉抗疫最关键的三个月，她深入采访赴武汉的战友，并把她看到的、听到的、收集到的大量鲜活素材整理成文字，进而创作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决战江城》，刻录下了那些激动人心而又容易被遮蔽的故事和瞬间。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眼前常常浮现那些鲜活的身影——上至年逾七旬的专家和科学家，下至“95后”的年轻护士。他们中间，有的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有的已经转业或即将转业，有的是经验丰富的老将，有的是部队文职人员，然而在那个时刻，他们只有一个名字：解放军医疗队。

大年三十，已经退休的原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原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和原小汤山医院副院长邓传福接到紧急命令，到武汉参与指导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邓传福在电话中，这样安慰放心不下的儿子：“不管多大年纪，我还是医生吧，还是党员、是军人吧，我才71岁，你担心什么？放心吧，你老爸身经百战，没问题的。”什么是军人的担当？这就是。

就在张雁灵和邓传福南下的同时，还有两个女孩正焦灼地“隔江相望”，她们是中部战区总医院护士舒纯和王欢。她们俩春节前分别在江西宜春和吉林四平老家休假，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特别是得知所在单位同事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她们心急如焚，但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入武汉。两个人通过微信商议办法，舒纯想了一招，让王欢先行飞往南昌，再打车到宜春，二人会合后打车或骑自行车前往330公里以外的武汉。王欢依计而行，不料下了飞机之后，根本约不上车，只好咬咬牙花了600元钱和四五个人挤上了一辆面包车……从会合那一刻起，两个好姐妹在宜春县城走了十几里路，想尽办法，历经艰难，终于赶到武汉，投入紧张的抗疫战斗中。读到这个故事，我的心情很不平静，着实为这两个姑娘的执着勇敢而感动。

书中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医疗队员彭渝接到出征命令的时候正在值班，想来想去，她决定暂时不向家里公开这个消息。她不想让父母、爱人为她担心，也担心会有阻力。可是她想错了，纸怎么能包得住火？同为军人的丈夫，从朋友圈里看到妻子登机前往武汉的照片，既生气又心疼，给她发了一条短信：“太了解你的脾气，又是一次艰巨任务，望规范操作，把握流程细节，切勿粗心莽撞……盼早日凯旋。”在以往的艺术作品里，妻子送丈夫上战场屡见不鲜，而在这场战斗当中，丈夫送妻子的故事却成了家常便饭。还有那个一再推迟婚期的医生、那个瞒着女儿悄然离家的护士、那个成为消毒专家的“兵王”、那个像“许三多”一样在战斗中成长的年龄最小的女护士……放在平时，这些人都是平常人，而在战斗状态下，在不平常的时候和不平常的地方，在同死神的搏斗中，他们全都成了英雄，全都有了英雄气概。在那个难忘的春天，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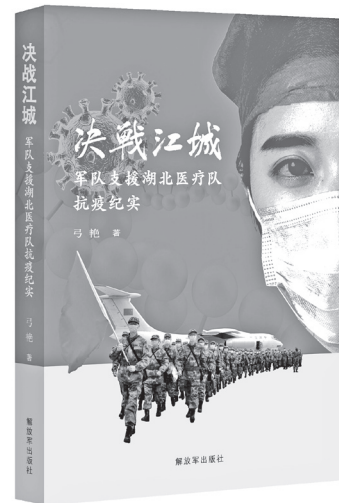
的故事就像滚滚长江，一浪推着一浪，涌动在《决战江城》一书里，长久地活跃在读者的心里。

毫无疑问，《决战江城》是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讲清了事实。疫情暴发后，解放军在第一时间组建医疗队，在疾速修建好的火神山医院，突击诊治重症病人，从而控制了整个抗疫的局面，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作品梳理得比较清晰，读之一目了然。在众多反映抗疫斗争的作品中，《决战江城》因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视角立体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二是说明了真相。“新冠病毒”是个新型的敌人，突如其来，且来势凶猛，除了科学家和医疗专家，广大民众对此知之甚少，因此在抗疫初期，因恐慌而产生一些误解，在所难免。《决战江城》虽然定位在“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抗疫纪实”，但是在这个“纪实”的过程中，还起到了答疑解惑的效果，让广大民众看到了党和政府的决心以及人民军队雷厉风行的作风。三是普及了知识。作品虽然是纪实文学文体，但是得益于深入的采访，以及作者本人的从医经历，在刻画人物、讲述事件的过程中，不着痕迹地融入一些专业知识，比如病毒原理、防护常识、急救处置、注意事项等。在我看来，这本书兼具文学和科学的双重品质，因对人物情感运笔细腻而引人入胜，也因饱含知识信息而发人深省。通过文学艺术的感染，普及了科学特别是有关病毒防控和相关救治的知识，这对于处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中的读者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中国的抗疫斗争，是世界抗疫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这场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积累的经验，已经为全世界带来了福祉，为破解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决战江城》这本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不仅今天读后为之震撼，即便拉开一定的时空距离，依然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徐贵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著有长篇小说《仰角》《历史的天空》《马上天下》《明天战争》等，曾获全军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

弓艳长篇报告文学《决战江城》出版



本报讯 宝鸡籍军旅作家弓艳的长篇报告文学《决战江城——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抗疫纪实》，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全景式反映军队抗疫的纪实文学作品，为当下抗疫再添一份力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军事学硕士弓艳，毕业于原第四军医大学、原南京政治学院，现任解放军某部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她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任务，荣立三等功两次，并先后出版长篇小说《非常禁区》、散文集《心路》等文学作品100多万字，作品多次在军内外获奖。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她受军委政治工作部抗疫采访任务，连续三个月与武汉抗疫一线队员日夜视频连线、语音采访，创作出全景式反映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抗疫纪实作品《决战江城》。

作为2020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该书以25万字，分向着胜利勇敢前进、点燃患者生的希望、高高飘扬的党旗等八个篇章，对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和武警部队的抗疫行动，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都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刻画。书中图文并茂，既有军委前方指挥协调组的筹划决策，又有各个兵种承担任务的行动特点；既有各个点位上的场景描摹，又有队员们与病魔殊死相搏时的勇敢智慧和沉着冷静；既有老队员的身先士卒与责任担当，又有年轻人的率性果敢和对家国情怀的理解思考。通过塑造抗疫前线军队白衣天使的英雄群像，展示了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英勇抗疫的战斗历程和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入解读了伟大的抗疫精神，生动诠释了“一切为了人民”，礼赞致敬了我们伟大的时代。

本报记者 王卉



来时惊心动魄 去时静水流深

——《决战江城》创作谈

◎弓艳



武汉的时间一直没有定下来。2天、3天、4天……一边心急如焚地等待，一边在想，工作是不能等的，尤其对采访写作来说，必须在第一时间抓住它带给你最直观的感受，否则感觉和机会稍纵即逝。任务已经领受，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等和靠都不是办法，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着目标向着山头挺进了。

每次遇到难题时，我的脑子里都会涌现出无数的励志箴言，像看电影时的弹幕一样飘了出来，看来平时的“鸡汤”灌下来还是有用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人生难得几回搏”“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一时间，这样的话会咕嘟咕嘟地全都冒了出来，成为我遭遇困境时一贯的条件反射。

思考再三，我迅速理清思路，马上与各个任务点位上的采访对象一一联络对接，排好时间，列好计划，迅速开始了不分昼夜的采访创作。为了能够第一时间真实地记录下队员们的工作情况和抗疫感受，我制定了和他们同步作息的时间表。根据前方提供的人员名单，对指挥员、战斗员、专家、医生、护士、政工干部、后勤保障人员进行分类，把握好时间进度和采访节奏，在创作中努力把各个阶段和各类人员的特点都表现出来。

我最先确定的采访对象是身边熟悉的老专家邓传福，他曾是小汤山医院副院长，当年为抗击非典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邓传福再次前往武汉指导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从采访邓传福老领导入手，我找到了他身上打动人心的点和线，顺着这个脉络，接着用具体事例和真实情感来拓展这个面，直接回应当下关切。之后是火神山医院院长张思兵、中部战区总医院专家江晓静和郭明，以及前方专家组专家刘又宁、宋青等。1个、5个、10个、30个……一个个人物写下来，不知不觉

就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斗。

连续三个月里，整个采访和写作在有计划、有思路、有想法和决不能断线拖沓中紧张地推进着。虽然我和前方队员们建立了各种联系，但我还是希望通过采访尽量一次就能形成初稿，不要干扰他们太多精力，毕竟前方是在打仗，时间宝贵，这不仅是对医疗队员的尊重，也是创作者专业素养的体现。

采访、连线、写稿、修改、补充采访、审稿、发表……特殊时期，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好在各级机关都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在程序完备的情况下尽量缩短时间，让它们尽早和读者见面。

通过抗疫题材的纪实写作，我不断透视事件中的偶然和必然，也如获至宝般发现着其中最接近事物本质的东西，这让两人情绪激动，彻夜难眠。甚至有时候，两三天就只睡两三个小时。

随着队员们的讲述，我脑子里会想象那些场景，以及医患之间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他们的故事如何开始，又在怎样延续。

记得采访前方专家组组长刘又宁教授时，灵感就是从一篇公众号的短文中捕捉到的。我先是通过同事联系到了刘教授的夫人王睿主任，然后又根据她的讲述去搜集刘教授的背景资料，感觉功课做得差不多了，才开始设计对刘教授的采访提纲。那天晚上，快11点了，刘教授在给前方医疗队讲完课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视频连线。好在自己有一定的医学背景，所以能想到的问题基本都问到了点上。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写稿，傍晚就把七千字文稿发给了刘教授。又是晚上11点，刘教授回复了信息，提出两三点修改意见后，稿子很快就报审了。采访刘又宁教授的纪实文学在《解放军报》和新华网发表后，刘教授还专门打电话来说：“我接触过一些媒体记者和作家，你的效率很高，人很敬业，文字也很好，给你点赞！这

和我们做医生是一样的，专业的事情还得专门的人来做，谢谢你！”

一瞬间，突然觉得自己的辛苦劳累相比前方指战员“为武汉拼命”的劲头和精神，真的都不算什么了。任务也变成了责任和压力。我数次给自己打气：要对得起上级赋予你来主笔完成这部作品的信任，不是要把抗疫写出来，而是要写好、写得真实，对得起他们，更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些不间断的视频、微信、电话访谈形成的采访记录、采访录音，还有初稿形成后，需要补充采访和反复修改的数个文档，见证了这部作品的诞生。

通过十个月时间的集中创作，我慢慢体悟到钟南山院士2007年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非常禁区》作序时所说的那段话，饱含的深意。

“文学创作与搞学术研究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要产生出原创性和独特性的思想成果来……非典并没有渐行渐远，一个轻易忘记过去的民族，一定不会具有美好的未来。相反，它去得越久，留给人们的思考就应该越多。”

我个人的体会是一部作品既好看又好读，还能正确引导人们打开思路，校正观念，才是它该有的价值。虽然我做得远远不够，但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始终保持这份虔诚。

记得采访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祥时，他讲道：“创作要像搭房子，你要像设计师一样有结构的概念，没有哪个创作是一次性完成的，它还需要二次结构，甚至三次”，并说“我希望自己笔下的英雄人物，既不同于古代的英雄，身上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传承。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思想，还有知识准备，而不是脑子一热，上去就干的那种匹夫之勇。从很大程度上讲，英雄人物是军事文学作品里的核心关键。”这些观点都对我的这次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研究方向是

战时政治工作，这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和后来参与的一些重大任务时，都派上过很大用场。这次《决战江城》的创作，可以说又是一次对战时政治工作理论的理解运用。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常常在思考，文学和艺术究竟该以怎样的形式才能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做到以文化人，入脑入心入魂。

曾经很希望成为大家喜欢的作家，直到现在，我更加明白，作家有原创性的成果不容易，名衔后面需要体力、需要悟性、需要责任，更需要家国情怀。而作品也不是以数量来取胜的，就像医学科科研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样，靠的是它撼动人心的力量。作家若没有心怀天下的悲悯，或者只是久久在黑暗的漩涡里打转，痛诉不公和无休止的抱怨，就会让写作变成一件可怕甚至罪恶的事情。

去年一整年，与疫情相关的写作几乎没有停下来。虽然《决战江城》不足以反映整个抗疫行动的全貌，但能够以笔为矛，用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作出贡献，是我感到既欣慰又自豪的事情。

感谢所有给予《决战江城》关心支持的人，尤其是那些从未谋面的受访者 and 提供图片的“大咖”，你们是我同风共雨的战友，我会用作品来表达彼此之间的情谊，写下庚子年春天里发生的那些故事。

责任编辑：王卉
美编：张晓晖
校对：谢莉

本版投稿邮箱：
bjrbwxzksq@163.com